

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

# 泣血雪豹

qixuexuebao

动物传奇  探险卷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

# 泣血雪豹

qixuexuebao

动物传奇  探险卷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泣血雪豹：探险卷 /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-- 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(动物传奇)

ISBN 978-7-5500-1154-0

I. ①泣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4431号

## 泣血雪豹：探险卷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---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陈永林
书籍设计	彭 威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 5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154-0
定 价	17.0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28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猩猩的悲剧	希区柯克 / 1	荒漠一夜	符浩勇 / 44
马戏虎德卡	陈俊 / 5	苏丹和狼	曹保明 / 46
悬崖上的母豹惨烈救子	马文秋 / 8	与狼同行	冯中强 / 49
单臂猿的末日	沈石溪 / 10	与雄狮对话	马钟锦 / 51
大象“少年犯”	孙道荣 / 12	十只猴子与月亮	叶俊 / 54
食猿雕拼死复仇	陶星宇 / 15	猎狼二题	申平 / 56
黑犀牛绝地恩仇惊魂	桑梓 / 17	那一刻,母爱是如此的悲壮	九月菊 / 62
人与塔克拉玛干的狼	池莉 / 19	老根和狗	张鸣跃 / 66
与狼共舞	菊韵香 / 21	鹤 鹑	程习武 / 69
泣血雪豹	盛武 / 24	人鹰大战	未未 / 72
滇西丛林生死惊魂	马文秋 / 28	马的墓碑	凌仕江 / 75
猎人之死	王培静 / 31	乌鸦复仇记	王人参 / 77
浮冰上的两者	卡威 / 34	父亲的最后一战	海勒根那 / 79
母子狼	布洛宁 / 37	葵 炼	谢长华 / 82
狮口余生	刘彦云 / 39	傻狍子的陷阱	张港 / 84
猎 殇	符浩勇 / 42	没有人味	姜钦峰 / 87

骆驼朋友	张军军 / 90	愤怒的象群	沈石溪 / 122
雪狼王	杨 亮 / 93	狼的三只爪印	王 族 / 126
两个狩猎汉	黑 白 / 97	猎人与狼	刘万里 / 128
诱 杀	孙兴运 / 100	狼 娘	黄会兵 / 130
人 质	蔡艮基 / 102	死斗乌鸦谷	赵守玉 / 133
喋血荒野	文 欢 / 105	藏獒尼玛	张祖文 / 138
猎人·蛇·獐	辛志勇 / 107	荒村虎影	方 芳 / 141
都是为了孩子	乔 迁 / 109	最后一个猎人	骆 驼 / 146
一对会让你哽咽的藏獒	邹殿伟 / 112	猎人与狗	双 木 / 148
蛇医之死	临川柴子 / 115	猎 殇	双 木 / 151
与狼共舞	栾承舟 / 118	与狼共眠	唐 俑 / 153
对于死亡的误解	秋风渭水 / 120		

## 猩猩的悲剧

希区柯克

在丛林深处，野生生物学家斯格瑞伯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猩猩的故事。

“我第一次到亚马孙河，同行的还有福伯格。我要说的那个人叫莱森，他只是个生物学家，我是说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，他总是想着该如何挣钱。野生生物学需要人投入心灵、灵魂和思想。一天，他拿出一张巴黎的报纸给我看。他笑得很开心，很兴奋，只有充满贪欲的人才会笑得那样兴奋。”

“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？”他问我。

我读了那张报纸，图片上是一只猩猩，取了一个人的名字，它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抽着雪茄，右手拿着一只羽毛笔，装模作样地在纸上写着什么。我感到很厌恶。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用动物赚钱的方式。我把报纸还给他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他兴奋地说：“这家伙可以在皇家剧院一周挣两百英镑，简直是它主人的摇钱树。我，皮尔·莱森，也要训练出这样一只猩猩。”

“把一只动物训练成人并没有好处。如果我是你，就决不干这种事。”我说。三天后，一个当地的土著捕到了一只刚出哺乳期的

幼猩猩，莱森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它。

“莱森是一个性急、坚强而残酷的人。他立即开始训练那只猩猩，猩猩很聪明，学得很快。每次我和福伯格到莱森的营地，他总是把自己毛乎乎的学生牵扯出来向我们炫耀一番。他对我们喊道：你们等着瞧！莱森教授和他训练有素的猩猩将每星期赚五千法郎！”

“他想过那种奢侈的生活有点想疯了。他昏了头。他看见自己和猩猩在全欧洲大把捡钱，我觉得那只猩猩也开始觉得他疯了，它会坐在莱森身边，托着腮纳闷为什么主人这么兴奋。”

“后来有一天，猩猩发了野性。有件事情它就是不肯学。我想那天莱森一定是又喝醉了，撒野的猩猩和醉酒的莱森，能有什么好事？莱森后来告诉我，猩猩揉烂了雪茄打碎了道具，撒起野来。于是，他也撒起野来。他好像看到大把的钱飞走了。他一口喝干了酒，甩掉酒瓶，干了一件疯狂的事。”

“亚马孙河刚好沿莱森的营地门口流过，有许多肮脏、丑陋、凶残的鳄鱼整日睡在河边的烂泥里。我恨鳄鱼，它们让我恶心。那个法国佬疯了，他认为猩猩需要好好教训一下。”

“然后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然后怎么样？”生物学家重复道。

“莱森想让猩猩知道不服从命令的代价。他把猩猩绑在河边的树干上，正挨着腐臭的烂泥塘。然后，自己坐在平台上，把来复枪横靠在大腿上。”

“猩猩在哀啼，莱森在笑。猩猩一遍又一遍地哀啼，然后开始恐怖地尖叫。一块烂泥开始移动，把身体庞大的猩猩吓坏了，你见过鳄鱼的眼睛吗？冰冷残忍的眼光，猩猩愚蠢的哀啼正是向鳄鱼表明了自己正身处困境。”

“鳄鱼盯了猩猩一个小时，两小时，三小时。它以为这也许是个陷阱，迟迟不发起攻击。鳄鱼甩掉头上的烂泥，以便能把四周看得更清楚。猩猩尖叫着求莱森来解救自己。它在哀求。但莱森只是笑着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”

“鳄鱼从泥中浮出身来，爬到岸边，眼中流出了几行眼泪；猩猩的眼中也流出了眼泪。残忍的眼泪与恐惧的眼泪。”

“鳄鱼冰冷的眼神彻底摧毁了猩猩的神经，猩猩瘫软在绳套里，用独有的哀啼向莱森求救，它的声音已经绝望到破裂。鳄鱼因而更加充满信心，决定发起攻击，它全速向猩猩冲去。莱森等的就是这个时刻，他使用了来复枪，子弹射入了鳄鱼的右眼。鳄鱼翻了个身，惨嚎一声，飞快地钻回烂泥中。”

第二天，当我和福伯格又去他的营地时，他向我们炫耀，猩猩正可怜兮兮地围着他献殷勤，怕他再导演一次这样的恐怖剧。

“你们看，”莱森叫道，“它再也不敢撒野了！我驯服了它！”

“快说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四天之后，”斯格瑞平静地说：“我又一次沿河而下来到莱森的营地外，我叫喊他的名字，却没有人回答。”

“你能想象像死一样的沉寂吗？”

“当我走向莱森的房子时，我的身子当时有些颤抖……它正在告诉我的大脑有些我不知道的事发生了。”

“我感到自己心在剧跳，嘴唇发干。我想起了莱森对猩猩的暴行，想起他如何把猩猩绑在树上。完了，猩猩出事了。我脑中灵光一闪，好像挨了重重一击。”

“有三分钟我才平息下来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平台前。”

“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那个丑陋的猩猩拖着莱森的到来复枪，像



人一样在痛苦。”

“沉寂、猩猩的哭泣，身子的战栗告诉了我——一切，把太多的事情教给一个畜牲绝不是好事。我大声质问猩猩，莱森在哪里？猩猩抹着它那丑陋的鼻子上的眼泪，伸出毛茸茸的手抓住我的手臂，开始拉我向泥岸边走去。”

“走近泥岸时，我四处搜寻着可以证实自己猜想的证据，证据就摆在那儿。在莱森绑过猩猩的树上，系着两只衣袖，衣袖里还有半只断臂，一条粗绳圈环在树根部，系得很紧——这就是我所要的证据。”

“莱森肯定又喝醉了，醉得十分厉害。他的醉相激起了猩猩恐惧的回忆。一个恶作剧的念头出现在这个畜牲简单的大脑中：让莱森也尝一尝在冰冷的眼神前发抖的滋味。它把莱森绑在自己被绑过的树上，学着他的样子拿着枪坐在一边的平台上，等待着那些冷冷的眼睛发现莱森的困境。”

“莱森一定清醒过来，面对死亡的恐惧他一定大声呼救过，猩猩也学着他的样子故意不理不睬。事情再明显不过了——肯定是这样。”

“莱森教了猩猩许多，唯独忘了教它如何装子弹。当鳄鱼发起攻击时，猩猩拼命扣动扳机，但毫无用处。太不幸了！猩猩只有坐在那里像人一样地哭泣，直到我赶来，可是已经太迟了。”

“我盯着猩猩，猩猩也盯着我惊恐地后退。它边退边哭边回头，它回头望了十几次，直至消失在丛林里。”生物学家用手指了指黑漆漆的丛林——那里有一只猩猩，头脑中永远留存着一场悲剧。

## 马戏虎德卡

陈俊

旺家族是泰国首屈一指的驯兽世家，无论多么凶悍的猫科动物，只要经过旺家族的驯养，就如同被金手指点化出了灵性一样，聪明温顺。数百年来，泰国所有马戏团顶梁的猛兽马戏明星，无一例外都是由旺家族启蒙驯养而出。

阿培是泰国国家大马戏团的驯兽师，也是旺家族目前唯一的嫡传子孙。可惜的是，因为家族专注于驯养猛兽，随着孟加拉虎、华南虎等猛兽的濒临灭绝，祖先传承的绝艺慢慢变成了屠龙之技，正日益失去在马戏界的王者地位。

阿培一直在等待，等待一个能重振家族传奇的机会。这个机会，终于来了——已经在野外灭绝的孟加拉虎，在泰国政府的保护下，国立动物园里硕果仅存的最后8只，经过人工繁殖，终于产下了第一只后代——德卡。

在国家大马戏团的再三要求下，政府不得不考虑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马戏团的要求，在德卡满月后，被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迎接它的是一个温暖的怀抱。阿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德卡的启蒙教练。

将德卡搂在怀里，阿培兴奋得浑身都在颤抖，他明白，只要自

己能把德卡训练成为马戏虎明星，旺家族这块金字招牌就会在蒙尘多年后重新熠熠生辉。

在阿培呕心沥血的驯养下，德卡很快就一日千里地成长起来。阿培对德卡的训练过程一直严格保密——这当然是为了防止自己独家的训练方式泄密：与别的驯兽师用嘹亮的哨声指挥猛兽不同，阿培使用的是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工具——一枚可以含在嘴里的极小的口哨。这枚口哨发出的声音极小，人类几乎听不见，但对于听觉比人类灵敏100倍的老虎而言，却是清晰又响亮，只需要吹动这个小口哨，德卡就会清楚地按照命令做出动作。

整整一年时间，阿培与德卡同吃同住，将满腔期待注入对德卡的训练中。德卡终于到了可以登台演出的时候了。

然而，荣耀并不属于阿培，就在德卡将在一个月后登台的预报传遍大街小巷的时候，坎努取代了阿培登台——坎努并不是个优秀的驯兽师，一直以来，都只能担当一些驯狗之类的小把戏。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国家大马戏团副团长。

坎努大大咧咧地来找德卡，眼角眉梢俱是前途灿烂的喜气。阿培根本没有反对的权利，他只告诉坎努，希望他在表演成功后，能够提到德卡是由旺家族的传人启蒙驯养的。坎努随口应着，表情却明显看得出来是敷衍。

阿培没有马上将德卡交给坎努，他为自己争取了一周的时间，他说德卡还需要最后一次系统的训练。

阿培找了一个塑肢假人放在自己的秘密训练场地，在假人的脖子上挂上一块鲜嫩的牛肉，用口哨吹出一个短促的音符作为命令，德卡一听到这种哨声，就会直扑假人的咽喉，一口咬下那块牛肉大嚼。一个星期，一直重复着这一个动作的训练，直到德卡的扑咬万无一失。

三个星期后，马戏虎明星德卡终于首次登台，虽然坎努没有过指挥猛兽的经验，但因为阿培的训练为德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再加上三周的临时磨合，人与虎的配合尚算默契，事先排练好的表演项目也都一一成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，掌声雷动。

在首场演出大获成功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坎努信口开河地胡诌自己驯养德卡的艰辛和种种危险，所有的功劳都成了他一个人的。阿培的心渐渐发冷，他从不奢望能位居首功，却无法接受自己家族的荣耀被如此轻轻抹去。

随后的庆功宴会上，阿培一直坐在角落里等待，等着坎努来向自己表达谢意——按照马戏界的传统，接任的驯兽师是必须在表演成功后前来对启蒙驯兽师前期的培养、训练表示感谢的。

可坎努一直没来……

阿培叹了口气，轻轻松开了紧攥的拳头，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口哨。

第二天的演出依然人山人海，当坎努和德卡的表演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后台的阿培眼睛一闭，用力用嘴里的口哨发出了一个短促的音符——没有丝毫的犹豫，适才还温顺无比的德卡，风一般的扑倒了坎努，张开大嘴，对准坎努的脖子就咬了下去……

坎努当场毙命，德卡随后被麻醉枪击中，送返到动物园——有过伤人历史的猛兽，便永远失去了马戏表演的资格。

没有人怀疑阿培，猛兽伤人是马戏界不可避免的事情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意外。马戏团决定再次引进孟加拉虎幼崽，并希望阿培能再次担起驯兽师的重任。可是，阿培发觉他已经失去了驯兽的能力，他根本不敢看孟加拉虎幼崽的眼睛，那双清澈漆黑的眼睛里，似乎饱含德卡的委屈与哀怨。

阿培悄悄来到动物园，以驯兽师的身份获准进入德卡独居的虎

山。看见阿培，德卡开心地朝他跑来，当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，阿培又一次吹出了短促的音符。当德卡下意识地用利齿刺破阿培咽喉的时候，阿培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泪珠——他是旺家族死在自己驯养的猛兽口中的第一个驯兽师，也是最后一个……

## 悬崖上的母豹惨烈救子

马文秋

一个飘着小雨的秋日早晨，我和杰克扛着猎枪带上两只猎狗去打猎。“这是狸豹的粪便！”杰克忽然指着穗花杉树下的一堆东西说。

于是我俩赶紧循迹追踪。大约40分钟后，我们跑上一个山坡，看见百米之外的崖头上站着两只动物，棕黄色的毛皮，漂亮极了，一定是狸豹！

“前面是悬崖，它们跑不了！”杰克兴奋地说。

两只狸豹已被逼上绝路，在崖边烦躁地转来转去。我仔细地观察着它们，这是一大一小的两只狸豹，小的毛色较浅，神态惊慌凄楚，一直蜷缩在妈妈身边。如果没有它拖后腿，大狸豹可能早跑了。

“最好能打对耳穿，兽皮有了枪眼可就不好了”杰克喊。我点点头。

我举起枪瞄准小豹。小豹很傻，侧对着我，我立即对准了它的耳朵眼。正要扣动板机时，突然大狸豹用身子挡住了小豹，并对我怒目而视。我分不清是感动还是胆怯，手抖得厉害，只得把枪放下。

杰克显然不耐烦了：“让猎狗杀杀它的胆子！”杰克一声呼哨，两只猎狗立即咆哮着冲过去，那只黑毛狗跑在前面，恶狠狠地把大狸豹撂趴下。眼看就要被咬着了，不料大狸豹往旁边一闪，骤然张嘴叼住黑狗的脖颈，奋力一甩！黑狗收不住脚，一下子就被抛入万丈深渊！另一条黄狗也猛地扑向大狸豹，在两者相距还有两米时，大狸豹突地跃起，一个凌空扑压，就把黄狗扑倒了，紧接着用锋利的前爪猛地掐住它的脖子，黄狗瞬间死了。

前后不过5分钟，两只猎狗就死在大狸豹之口。杰克心疼得咬牙切齿：“混账东西，我一定饶不了你……我不信你跑得了，我一定要打你个对耳穿！”

突然大狸豹跟小豹耳口厮磨，低低地吼叫几声，接着大豹趴下，小豹跳到大豹背上，四爪抓住妈妈的皮毛，身子紧贴。当杰克举枪对准大狸豹，突然大狸豹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叫，纵身跳下了悬崖！

我和杰克顿时目瞪口呆，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！愣了好一会儿，才一起向崖边跑去。只见绝壁下方有一条河，却未见大狸豹的影子。突然，小豹出现在水面上，迅速扑腾上岸，跑进了树木中——小豹竟然安全脱险了！

杰克怔怔地说：“小豹没受伤，大豹准完了。走，下去看看。”我俩下山绕到悬崖下面的河边，没费多大劲就把大狸豹捞上来了。大狸豹早已死去，显然是内脏破裂。

大狸豹驮着自己的孩子从悬崖上奋不顾身地跳下，毅然地选择

了死亡，以惨烈的代价救了孩子！

我百感交集，简直有些无地自容。

## 单臂猿的末日

沈石溪

那天早晨，饲养员老莫走到笼舍清扫粪便和垃圾。一只胆大淘气的公长臂猿冲过来夺扫把，老莫没防备，猛退了几步，只听得背后“哇啊——”传来一声尖叫，脚底踩着了什么东西，糟糕，正踩在一只才出生一个月的小猿手臂上！这一脚把它的左前臂踩成粉碎性骨折，再好的骨科医生也束手无策，只好采取截肢的办法。小猿成了残疾，成了单臂猿。

老莫对这只单臂猿怀着深深的歉疚，是他把它给弄残疾的，便格外照顾它。

进笼打扫卫生，老莫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单臂猿抱在怀里，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的猿，单臂猿得到了他的宠爱。喂食时，老莫手捏细竹竿守候在旁，让单臂猿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吃最好的东西，谁胆敢争抢，必定会挨老莫的竹竿抽打。平时，老莫一旦发现猿酋或其他长臂猿欺负单臂猿，他就立即冲进笼去，教训那些捣蛋鬼。

自从有了老莫这把保护伞，单臂猿受的窝囊气明显减少，猿逢喜事精神久，它吃得饱，心情好，身上开始长肉，皮毛也比过去鲜

亮多了。

猿酋是只年富力强的雄性长臂猿，一贯唯我独尊，现在单臂猿脱离了它的统治轨道，它当然看不顺眼，它采取了一个颇为高明的策略，就是孤立单臂猿。它霸道地不准其他任何一只猿与单臂猿接近，——一旦违反，必然会遭到它撕咬追打。单臂猿仿佛是瘟疫的化身，所有的猿都唯恐避之不及。

单臂猿虽然生活在群体里，但如同置身荒漠，尽管没谁欺负它，顿顿吃得饱，但孤独寂寞，活得很不开心。老莫做事极认真，不相信人还斗不过区区一只猿酋，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老莫以笑食为诱饵，为单臂猿收买笼络“人”心。凡替单臂猿修整皮毛、陪它玩耍、服从它指挥、对它态度毕恭毕敬的，都立竿见影得到老莫的奖赏，或者一只桃子，或者两颗板栗。猿们群起效尤，争先恐后地巴结讨好单臂猿。只要远远望见老莫端着食品过来，就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到单臂猿身边。有的替它抓背，有的替它捋毛，有的舔它脚丫，有的趴在地上朝它唱歌似的呜呜轻啸……好几只长臂猿因捞不到为单臂猿服务的机会，急得哇哇直叫。

那只猿酋发现整个猿群个个都在向单臂猿献媚邀宠，大厦将倾，它独木难撑，想力挽狂澜，也回天乏术，法不治众，孤掌难鸣，不得不接受现实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又过两天，它也经不起美食的引诱，终放下架子，屈尊降贵前来替单臂猿抓背。老莫很大方地给了猿酋一大把喷香的板栗，以示特别奖。

单臂猿成了明星，成了宝贝，成了羡慕的对象，成了吹捧的目标，长猿们整日众星捧月般地追随着它，单臂猿春风得意，身价百倍，无比辉煌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一日，老莫出了车祸。新招聘来的小伙子对所有的长臂猿一视同仁。该打扫卫生就打扫卫生，该喂食就喂食，



不分厚薄。

开始，猿们仍对单臂猿体贴关怀，指望有一天自己付出去的殷勤能连本带利获得丰厚的回报。但十天过去了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还不见老莫的影子，猿们终于失去了耐心，态度骤变，不仅不再向单臂猿献殷勤，还粗暴地对它进行攻击。进食时，把它挤在外面；玩耍时，嫌它在面前碍事，咆哮着把它轰到阴暗的角落里去。猿酋还和另几只大公猿一起，经常对单臂猿拳脚相加。有一次它们没事干，竟比赛看谁一把能从单臂猿身上拔下更多的毛，结果，单臂猿的颈毛差不多被拔光了，鲜血淋漓，疼得它直叫，在地上打滚，其他猿在一旁幸灾乐祸，没有谁表现出一丝的同情。物质利诱下的友爱，总是不长久的。单臂猿从云端坠落到深渊。

一个阴霾的早晨，人们发现，瘦骨嶙峋的单臂猿趴在围网上，停止了呼吸。它两只眼睛睁得老大，望着笼外那条青石板路。毫无疑问，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它还在期待着老莫能突然出现呢。

## 大象“少年犯”

孙道荣

一架直升机超低空掠过广袤的非洲原野。大象们安逸地吃着草，没有被惊扰。这种情况它们见得多了，人类离它们越来越近，它们正在慢慢适应这种变化。